昨非庵日纂

晰非菴日纂靜觀卷之八

金張謝而許史乘軒將無不銷氷雪衛霍炎而實田冷回頭皆倏換滄桑了鬬奪那豐足殺翼吾子枉費機心此公只憑記性纂靜觀第八

晰非菴居士鄭瑄識

魏徵為僕射有二典事之徵適寢二人窗下平章一日我官由此翁一日總由天上徵聞之

作書遣由此翁者送至侍郎處云與此人好官其人不知出門心痛轉付由天上者送往明日引注由天上者得留微問知故嘆曰由天信不誣也

崔杼弑君劫羣臣盟於郭外皆脫劍入晏子曰可以回求福乎直刃推之曲兵鉤之嬰不革矣杼將殺之或勸免趨出僕夫將馳嬰撫其手曰徐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山命

懸於厨吾命有所制矣

登高山下觀城市如蟻垤不知幾許人往來奔丞如蜂釀蜜如蠅爭血從高望之眞可一笑山高於城市幾何已自如此眞仙在太虛下視塵土又何翅蟻垤乎

楊國忠爲相公卿皆願措氣使或勸張彖往謁彖曰人倚泰山吾謂冰山耳日出失所恃也又曰此曹皆向火乞兒火盡裂膚溝中矣

武后欲圖革命御史傅遊藝揣知之帥百姓請改國號爲周立武氏七廟遊藝期年而累遷歷衣青綠朱紫時人謂之四時仕宦恰一週有告其謀反者下獄自殺冷眼觀之四時殆讖語也

劉伯芻所居巷有鬻餅者過戶必聞謳歌召與萬錢令多其本月取胡餅償之後過戶不聞聲呼問何故曰本領既大心計轉粗不暇唱

消滅矣

人生舉眼動步無非愛着一宿在外已念其家一僕未歸已憂其失種種無不掛懷大限到來卽有天大未了之事只得抛去雖此身亦棄物也靜言思之恍如一夢

賈似道竄棄李及似道有罪而棄李召用相遇於道李贈詩曰君來路我歸路天理章章胡不悟雷司戶崖司戶客中邂逅欠蒸羊聊贈

一篇長短句

有盜三人發古塚獲金二人設計令一人買飯俟其至推於崖下一人置毒飯中謀死二人而享其貲飯至一人墮崖二人中毒俱死吁使均分之皆得享富險賊互圖並致凶死世蹈此豈少哉

梅詢為翰林學士一日書詔苦多操觚循堦而行忽見一老卒臥日中欠伸甚適梅嘆曰暢

哉徐問曰汝識字乎曰不識梅曰更快活也

魏宦者符承祖用事親姻爭附以求利從母楊氏獨否嘗謂祖之母曰姊享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與以衣服不受曰貧人美衣服反招禍與以婢則曰家無食不能飼也符氏內外號爲癡姨及祖敗有司執二姨至殿庭其一姨伏法魏王聞癡姨貧特赦之

孔子見羅雀者所得皆黃口小雀問曰大雀不

得何也羅者曰大雀善驚黃口貪食黃口從大雀則不得大雀從黃口亦不得子顧弟子曰善驚遠害利食忘憂自其心矣而以所從爲禍福故君子愼所從

憂疑杯底弓蛇雙眉且展得失夢中蕉鹿兩脚空忙

仕途雖赫常思林下的風味則權勢之念自輕

世途縱艷常思泉下的光景則利欲之心自

淡

始皇幷六國東游會稽渡江謂子孫萬世之固不知項籍已窺其旁劉季起喟然之嘆於咸陽矣曹操芟羣雄定海內日夜伺鼎不知司馬懿已入幕府矣梁武帝殺東昏侯覆齊祚而侯景以是年生於漠北唐太宗殺建成元吉登位而武后已生於并州宣宗之世無故而復河隴戎狄既衰藩鎮順命而朱溫生矣

冷念靜觀智謀其得與乎

休怨我不如人不如我者尚衆休誇我能勝人勝如我者更多

謝承祐游京師見勢利烜赫怏怏不樂歸過寶雲山中見野鳧飲啄沙岸悠然自得語人曰人生如輕塵依弱草乃以儒冠拘縶良可耻也

宋太祖受周禪朝班已定未有禪詔學士陶穀

出袖中遂用之然心薄其爲人終身不遷官穀一子登第帝曰聞穀不善訓子何能登第令覆試之逢吉而適取薄陳平所謂陰禍也

薛文清云天下事巧拙相半未許有智力者爭此

權在手時弄風雨推山嶽自謂誰何豈知炭愈熖愈易滅饒君頤指呼喝盡是天地間輪流物事借來使用大限到時依然隻身向時性

氣祗增來業耳故曰得意濃時正好休

李斯臨刑顧其子曰吾欲與汝復牽黃犬臂蒼鷹出上蔡東門逐狡兎其可得乎

小兒發願云願明月長圓如畫余曰使人終無匃期矣詩不云乎白日若不落紅塵應更深

纔忙今日轉眄已是明朝一到今朝昨日已成陳迹筭閻浮之壽誰登百年生晷刻之中勿營千歲

物莫大天地日月而子美云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事莫大揖遜征誅而康節云唐虞揖讓三盃酒湯武征誅一局棋人能以此胸界吞吐六合事來漚生大海事去影滅長空自萬變不動一塵矣

有村人乘舟採薪忽有數錢流下尋至山半樹邊有大甕錢滿其中而甕少欹故流出於是推正以石揞之先取五百以歸後率人再往

竟忘故處夜夢人曰錢有主詎可妄取向覓
歎以五百償爾正之耳

唐嗣聖中禁屠殺拾遺張德生男私殺羊會同僚杜肅懷一餤上告明日太后謂德曰卿生男何從得肉德叩頭服罪太后曰自今召客亦須擇人出肅表示之衆朝欲唾其面

白居易卜居詩云莫嫌地窄林亭小莫厭家貧活計微大有高門空鎖宅主人到老不曾歸

有書生貧居鄰官庫因穴入而取錢有金甲神叱曰汝要錢可取尉遲公帖來書生訪至鐵冶所有尉遲敬德蓬首而鍛書生乞錢五百貫公怒曰安得錢侮我耶生曰第賜一帖公笑而浪書與之生持至庫中神覽曰是也繫梁上命如數取錢後敬德立殊功歸里勑賜錢一庫閱簿缺五百貫將罪主者忽於梁上得帖視之乃打鐵時書也阿堵有分限若此

郭璞自爲卦知其凶終嘗脫一絲布袍與一少年後遭王敦之難乃此人行刑嘗入厠欲作法禳禍爲人見而破壞數不可逃如此

美味八珍一飽外無加焉美錦千襲六尺軀不能勝也廣厦萬間容膝外皆空室也秦娥越婳列屋分房終歲不能遍遍且病瘵死矣田連阡陌而埋骨一丘金珠珖璫不盡可爲含也吾嘗飲濁酒三杯飯一盂菜一筯飽煖而

嬉從貴介食鮮聽瑟歸則腹彭彭終夜不寧夫有金沽酒召客夜燃蘭膏歌白苧此豪奢之極也容退而焚香讀書語燕窺人流螢度席此清貴之至也彼阿堵銅臭竟何爲哉嘗見將相大臣家累萬而惜一錢經營以遺子孫令子孫不檢不再傳而湯沃雪矣如世世賢而師吾儉子傳孫孫傳曾玄此田廬金帛將竟屬誰氏哉

嘗與高僧登城望一大家歎曰可惜蒲團上數十年坐來底如此鄧喪盡了

郭汾陽治第謂工人曰好築牆勿令不牢築者釋鍾對曰數十年來京城達官牆皆是某所築今某死某亡某敗某絕人自改換牆固無恙公聞而惕然動心即月請老噫賢哉工人之言達哉令公之見也

精巧愈甚則人厭之也愈急是速其敗也價廉

愈高則人市之也愈難是益其累也況致富多不以道速敗自是常理冷眼旁觀可為嘆息

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此八字受用一生否極泰來福過災生此八字閱歷一生

范文正公在杭時子弟以公有退志請治園第為逸老地公曰年踰六十來日有幾乃謀第圃顧何時而居乎吾患位高難退不患退而

無居也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
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有諸巳而後爲
樂耶

王旦從東封囘過陝魏野寄詩云聖朝宰相年
年出公在中書十二秋西祀東封俱巳了好
來相伴赤松遊旦袖此詩求退寇準自永興
被召野亦以詩送云好去上天辭富貴却來
平地作神仙寇得詩不悅後二年貶道州每

題前詩於富翁夕吟哦

客有稱富貴家者荅曰富貴如何便稱家也富貴如以我爲家不應丕向他家矣富貴有時丕向他家是以我爲逆旅耳我亦逆旅一客也不如暫借一宿經宿分手空此旅舍還主人

司空表聖預爲壙故人來者引置內對酌人或難之表聖曰非止暫遊此中公何不廣耶

大艑如山大航如雲乘長風而江行宴坐嘯歌千里一息至快也俄焉風雲四合電雷怒布舟師無人色相與顛頓號呼以祈免於蛟龍之吻回顧岸旁漁艇方且依徊葦柳之間濁酒自勞醉臥艙底看婦結綁稚子吹短笛亦自適也世途何莫不然可以一悟

東坡謫昌化軍郊行遇雨借農家箬笠戴之着屐歸婦人小兒相隨而笑邑犬羣吠又嘗負

瓢歌野間有老婦謂曰內翰昔富貴今如一場春夢里人呼老婦爲春夢婆

沈酣世味渾如酒釁尋酸苦戀火坑一似燈蛾赴燄爛臭底一副皮袋說俊說美名爲糞囊鑽香好險的兩字功名說富說貴眞是刃頭舐蜜

王果謫雅州刺史泊船巖下仰視有一棺臨空半山乃緣崖觀之得銘云欲墮不墮逢王果

五百年後重收我果嘆曰吾謫雅州固命也

遂收窆而去

天雨迨夫見飯車息於高蹊者指謂徒曰是車不久覆矣行數步聞讙聲顧其車已覆徒曰何以知之迨夫曰以人事知之夫天雨道濘而蹊獨不濡又狹而高是衆人所趣也而車不量力耑狹擅高久留不去以妨衆欲能無覆乎噫禍固有鉅於此

唐趙璟爲入蕃副使既行謂二張曰前幾里合有河河邉木下合有一官着緋立既而果然二張問何以知之趙曰某年三十巳夢此行亦不當怨特相也

非災橫禍世人常嘆無因分付安排皇天必有說

鷸蚌相持兎犬共斃冷覷來令人猛氣全消鷗鳧共浴鹿豕同眠閒觀去使我機心頓息

瀛水有三鳥、一類鵠、色蒼喙長、終日凝立水際、不動、聽魚過取之、名曰信天緣、一類鶩、不問水腐泥沙、必奔丞畫索無一息休、名曰謾畫、信天緣若無能者、乃與謾畫均度一日、視謾畫加壯、吁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宋郭進建第落成、日列諸匠坐於子弟右、或謂不可、公指匠曰、此造屋者、指子弟曰、此賣屋者、何得越序、識者謂名言、

王侯將相甲第如雲平旦開門賓客擁入日昃張宴粉黛成行道人過之呵聲雷鳴不敢仰窺後數十年又過之則蔓草荒隳日冷風淒放牛牧豕之場皆疇昔歌舞地也方其盛時寧知今日出郭登丘龐鬱鬱纍纍王侯邪厮養邪英雄邪騃子邪是烏可辨吾想生時爭名射利孰不規其所難圖而獵其所無益一朝長寢萬慮俱寂余嘗宿官舍送往迎來不

知更幾主也余嘗閱朝籍去故登新不知更幾名也水陸畢陳始亦甚甘及膨脝滋苦不如青蔬白飯殊有餘味妖姬孌童極妍盡態始亦甚樂及興盡生悲不如焚香攤書久而益遠

鳴騶呵殿歌兒挈傀儡於場中揭地掀天童子弄形影於燈下

鄒智年十六發解迎宴月嘆羨如堵墻智馬上

古云龍泉山下一書生。倒占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市兒何用喜相驚。

富貴天不甚慳。惟清福斬焉猶靳之。夫終身福澤。肥羊美腯。恣所厭飫。體質日腴。居肆日近。清虛好修者。時加摧挫。名高則物貶。道精則魔試。惡與福會。善與禍期。辛之福盡。遂致沉淪。道亨終爾超越。是造物微權也。

劉生居衡嶽間之市。從人丐錢。則市鹽酪歸盡

則更出富人偶貽一袍劉受而去越數日故
褐如初問之云吾幾爲子所累吾嘗日出菴
有門不掩既歸就寢門亦不扃自得袍後不
衣而出則繫念因而鎖之或夜出則牢關焉
數日營營不自適因悟以一袍使方寸如此
脫以與人此心坦然如初吾幾爲子累矣
文帝夢欲昇天有黃頭郎推之乃得昇後見鄧
通類夢中所見遂幸之或相通應餓死帝曰

能富通者我也於是許通自鑄錢至景帝時
被收卒餓死或相周亞夫餓死後下獄憤惋
不食而卒通以天子富之亞夫身爲大將而
皆不免餓命其可逃哉

張延賞節度西川韋皐以門婿被遂後延賞乞
休而韋皐代其官韓佐冑治第一貴戚方爲
木工爲之作室後佐冑籍沒而木工居其第
爲卑官則恨不享大位及位高而顛躓傾危回

想卑官而受清寧之福天上矣布衣糲食妻子相保則恨不富貴一旦禍患及身骨肉離散回想布衣糲食妻子相保時天上矣人聰明强健則恨欲不稱心一朝疾病淹纏呻吟痛苦回想聰明强健天上矣古人云上方不足下方有餘是自在法門也

王章為諸生病甚無被臥牛衣中向妻垂涕妻呵曰朝廷貴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戹不

哭妻

自勵而涕何鄙也後章至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章不聽書上而下廷尉妻子皆收章次年可十二夜起號哭曰平日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明日問之章果死

功名大小天已安排了何用百般機巧榮枯喜辱休惱開先謝蚤此理人知少萬事算來由

命聽自然眞箇好榮枯得失天已安排畢何
苦勞心力得一日過一日泰來否極機巧終
何益萬事付之一咲前程事暗如漆
株守終身必不損吾命所有蠅營狗逐豈能增
吾命所無
恩我爲仇仇我爲恩損益之故孰知其門嚴霜
酷雪草木怒生人自不見歸德春明
中峰老衲咏雪云凍雲四合雪漫漫誰解當機

作水看只爲眼中花未瞥啓窗猶看玉玦玩

漢張允家富而吝不委妻子自繫衆鑰聲如環珮郭威入京師允匿佛殿藻井之上板壞而墜凍餒而卒

秦皇能築萬里城不能使秦作萬世帝萬世之帝咸資秦萬里之城萬里之城止護秦二世之帝

乘勢作威者如大人裝鬼臉以駭小兒背地則

收下因事矯廉者如妓女當筵不肯舉筯回家則亂吞

趙尚書家與常省元園相近百計謀之常立契作詩於後曰乾坤到處是吾亭檥械從來未必眞覆雨翻雲成底事清風明月冷看人蘭亭、榭、事、今、非、晉、桃、洞、神、仙、也、笑、秦園是主人人是客問君還有幾年身

女色多嬌人人惑總不見龍麝暗薰衣脂粉厚

塗面人呼爲牡丹佛說是花能射人入骨髓死而不知怨

有蔣孝廉屢試不第遂效龍斷之徒執籌數緡算入骨髓雖至親不拔一毛不數年稱高貲矣錢神作祟盜斯劫之申入寅出罄卷一空盜喜攜貲縛牲載酒賽愿於小雷山神山在一湖中斷岸數十里惟荒祠一區羣盜泊其下悉登祭焉祭畢酣飲大醉自恃邏兵莫能蹤

跡也不虞舟師截纜以去揚帆長往盜醒覓舟不見時值嚴冬凍斃無一存者夫蔣之財爲盜積盜之禍以所來舟人儼有之亦不知所終也螳螂捕蟬雀併啄之雀未下咽而彈射及矣明眼一觀毛髮爲豎

得歲月延歲月得歡悅且歡悅萬事乘除總在天何必愁腸千萬結金谷繁華眼裏塵淮陰事業鋒頭血陶潛籬畔菊花與范蠡湖邊盜

花白時來頑鐵有光輝運去良金無艷色麤衣淡飯足家常養得一生一世拙

稱詩者譚征戍羈旅則佳譚王侯卿相則俗繪畫者寫柴門野店則清寫丹楹紺殿則穢人去其清且佳者求其俗且穢者則物葢之也

海魚有吐黑水上庇其身而遊者人因黑而漁之嗇扃鎖固盜賊喜用明者蔽善敵者死

地下無衣食之身而臨絕者猶勸囑付林下無

冠裳之用而旣休者尚事誇張

漢老人富而嗇惡衣蔬食卯起戌臥管斂無厭而不肯輕用有向之乞者不得已入內取錢十自堂而出隨步輒減至外纔餘半尋復囑云傾囊贍君愼勿他說相效而來後老人竟餓死

非分之福無故之獲非造物釣餌即人世機阱叨須猛省

楚有習操舟者。其始折旋疾徐，惟舟師是聽。聊試洲渚間，所向皆如意，遂謂盡操舟之術，遽謝師，椎鼓犯大險，乃四顧膽落，墜槳失柂。召今日之危者，豈非前日之倖乎。

紀訓存賞云：前輩樊知縣教王司訓輔，余少時聆其言。樊曰：吾歸橐貲僅五千耳，金縉不及一千。王曰：勿謂學官貧，吾積俸併諸生餽遺，亦有六百金。樊意恨六千爲少，而王具喜六

百爲多逭其後也樊三子不相容分異六千金買田築室悉與三子子疑父有遺藏輒不願養樊取田數畝自衣食焉未穀而羅未絲而賣門無五尺童客至老婢供茶恒戚戚焉愁比卒葬不成禮今諸孫皆凌替不振王四于伯仲治生叔季居庠同居養父甚懽暮年惟花竹爲樂客至留飲盡懽乃已無日不開口唉也今子若孫皆習通顯家聲駸駸未艾

夫樊財十倍於王而王愛那顧十倍於樊子孫賢不肖又不啻十倍然則居官者身且不謀況能謀子孫乎靜言思之可以一悟

東漢折像父爲鬱林守多貨財像感多藏厚亡之義盡散貲周親故曰吾門殖財日久今勢將衰子又不才墻隙而高其崩必疾也智者服其識

一杯酒留萬世名不如生前一杯酒身行樂耳

遑恤其他百年人做千年計至今誰是百年人一棺戢身萬事都已

若想錢而錢來何故不想若愁米而米至人固當愁曉起依舊貧窮夜來徒多煩惱

貪人之有有有則爲人所貪濟人之無無無則爲人所濟

盧杞遇馮盛於道各携一囊杞發盛囊只墨一枚杞笑盛正色曰烽煤和針魚腦入金溪子

手中錄離騷古本比公所提綾刺三百爲名利奴嘗執勝巳而搜杷囊中果有三百刺

蘇掖仕至監司家富而嗇每置產吝不與直爭一文至失色尤喜乘人窘急嘗置別墅與售者反覆甚苦其子在傍曰大人可增少金吾輩他日賣亦得善價

省祭孫邦華謁選有姊夫亦以省祭當選挈子偕行比選得太原府倉官而華以期遠且歸

不意姊夫暴卒華私語甥曰爾父辛勤已矣顧文憑見在盍使我冒爲之有所得與爾均分任滿再考則以爾父作逃而我可另選豈不兩利甥從之華甚謂得計後逃入京自投文聽選乃恰補其姊夫之缺而勢不可復往遂泣歸向使不爲僥倖則太原倉官自在且不必分所有以予人也小人巧於爲謀而造物更巧於制命華雖黠何爲哉

貧賤二無所有及臨終脫一厭字富貴無所不有及臨終帶一戀字脫厭如釋重負帶戀如擔枷鎖

史彌遠卒久忽魂氣白晝回家作詩引咎有云早知泡影須臾事悔把恩仇抵死分

于瞻謫儋州以儋與瞻字相近也子由謫雷州以雷字下有田字也黃魯直謫宜州以宜字類直字也此章惇御侮三公有術士曰儋從

立人尚能北歸乎雷雨在田上承天澤也其未艾乎宜與直有蓋棺之義其不返乎後悉如言奸臣播弄亦似太假之者

賈似道母嘗設齋有道士齋罷覆鉢於案而去一衆取鉢不動啓似道親舉之有詩二句云得一好休時便好休收花結子在綿州後爲虎臣殺木綿菴

五夜清霜收拾盡許多生意三春麗日放開來

無限殺機

一衲子對羅近溪云你官人家常有好光景便有不好光景等待在俺出家人只這等

鄴人王叟積粟萬斛而夫妻儉嗇常粗糲充腸偶見一客盤飧頗盛叟問卿有幾財客云惟有本五千叟大悟歸語妻為美飲食夜夢神責曰何得妄食軍糧後官軍討安慶緒盡發叟積餉軍

白居易刺居處奢詩開府之堂將軍宅未造成時頭已白逆旅重居逆旅中身是主人心是客君不見馬家宅尚猶存宅門題作鳳城園君不見魏家宅屬他人詔贖賜還五代孫儉存奢失今在目安用高墻圍大屋

趙普將營西宅遣人於秦隴市良材數萬及宅成普時爲西京留守已病矣詔詣闕將行乘小車一遊第中遂如京師竟至捐館不復再

來矣陳升之治第潤州極閎壯宅成公已疾甚唯肩輿一登西樓而已人謂三不得居不得賣不得修不得

麝之香在臍逐麝者麝急則抉臍投諸莽逐者趨焉麝因得逸令尹子文聞之曰是獸也而人有弗如者以賄亡身何智不麝若耶

蚤發者驟受不苦之甘只安心享福晚發者備嘗甘前之苦方勞心造福

雨將至必熱雪將作必溫事有激而成也火將滅而焰反明木將枯而盛反增人將死而精血反盛不如是不足以耗其生也治亂安危之理可睹矣

索靖有先識遠量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嘆曰會見汝在荊棘中

有買物必求堅牢者客咲曰若物比我更堅牢則物見我壞若我比物更堅牢則我見物壞

與其物見我也曷若我見物乎

張永嘉當國時有一敎諭入辭誤用折簡張怒召文選以折簡與之而未言會客至忘之文選出誤謂相君知厚也諭格轉郡判一日張忽記憶召文選問而去之其人已抵任三年矣高相署銓部大比羣吏有典吏爲高相故舊高與諸長吏對簿見其注老病曰甚矯健呼典史上典史喜而疾趨失足仆地諸長吏

閭聲曰。卽此見是老病。高相語塞。遂去典史。

漢恩平侯許伯入第。蓋寬饒賀之。酒酣。仰屋嘆曰。富貴無常。忽則易人。如此。傳舍。所閱多矣。

嚴分宜誕辰。宜春令劉巨塘往賀。有僕嚴辛者。乘間謂劉曰。他日望臺下垂目。劉曰。汝主正隆赫。我何能爲辛。曰。日不常午。願臺下無忘。今日之托。不數年。嚴相敗。劉守袁州。辛方以贓滯獄。劉公憶昔語。爲減其贓。始得戍。嚴氏、

父子智不如僕滿朝縉紳智皆不如此僕也

紀訓存賞云正德三年吾鄉旱顆粒無收獨吾村賴堰水大稔州官槩申灾得蠲租明年又大水田禾渰盡吾村頗高又獨稔租又得免且得買各鄉所鬻產及器皿價廉利三倍於是諸家無日不戲劇宴飲揚揚然樂也余謂家人曰吾村當有奇禍問何也余曰無福消受耳家人不謂然未幾村大疫男婦死無孑

遺噫余言豈無稽哉大凡趨利鬼神所忌爾禍福倚伏亦乘除之數況又暴殄天物邪家人問曰然則大富貴家獨永享安樂何歟余曰渠根深福厚耳雖然亦須善加培植迺可不然自撥其根將漸銷鑠百年後能保常如今日哉

貧富無定勢田產無定主有錢則買無錢則賣買產之家當知此理不可苦抑賣產之人詩

曰一派青山景色幽前人田土後人收後人

收得休歡喜還有收人在後頭

瑞安高世則墓有穹碑一通炭中太湖石也宣德間永嘉黃少保淮葬父鋸其半為神道碑鋸且盡高有裔孫曰相公取之薄矣黃問故高曰恐後人復欲鋸耳黃默然松江錢尚書治第多役鄉人而磚甓亦取給焉一日有老傭後至錢責其慢對曰某擔自黃瀚墳墳遠

故違耳錢益怒老儒徐曰黃家墳故某所築耳磚亦取自舊塚中無足怪者夫方其富貴也琢人之碑以爲碑毁人之墓以爲宅既其衰也轉而授之人豈直二氏爲然哉殷鑒不遠試靜而思之

天機至巧儘你如何算計那算計處恰爾曲投其機躲避他不得人眼至尖儘你如何彌縫那彌縫處忽已早落其眼哄騙他不得

景帝時。鼂錯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子爲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何爲也。錯曰。不如此。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吾去子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

李郃爲漢中太守吏。時大將軍竇憲納妻。天下郡國皆有禮慶。郡亦遣使。郃進諫曰。竇將軍椒房之親。專權驕恣。危亡可翹足而待。願明

府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郤不能止請求自
行遂所在留遲以觀其變行至扶風而憲果
就國自殺凡交通憲者皆免官唯漢中太守
不與

富人羅冲者問嚴君平何以不仕君平曰無以
自發冲爲具車馬衣糧君平曰我有餘而子
不足柰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有萬金子
無儋石何云有餘君平曰不然吾前宿子家

人定而後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吾以卜為業不下牀而錢自至猶餘數百塵埃厚寸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邪君平因歎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

玄石圖有牛繼馬後之讖故司馬懿深忌牛氏為二榼共一口以貯酒懿先飲佳者而以毒酒鴆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

宋太祖欲察羣情向背頗爲微行或諫曰陛下新得天下人心未安萬一有不虞其可悔乎上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殺之我終日侍側亦不能害微行愈數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

翟莊少以弋釣爲事及長不復弋或問漁獵同是害生而止去一何哉莊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盡故先節其甚者且夫貪餌吞鉤豈

我哉時人以爲知言

張貫爲蔡京塾客師道甚尊一日呼諸生曰汝曹學走乎諸生曰先生教但緩行未聞學走也貫曰天下被汝翁作壞了旦夕賊發火起先到汝家若學得走可以逃死

鳥以山爲卑而增巢其上魚以泉爲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者餌也貴戚願宅吉而制爲令名欲門堅而造作鐵樞卒所以敗者非苦

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貨而行驕僭
耳

諸葛亮以張裔爲參軍裔嘗北詣亮諮事送者
數百車乘盈路裔還書與所親曰近者涉道
晝夜接賓不得寧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
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

李林甫有堂如偃月欲排大臣即居之子岫嘗
從游後園見輦重者跪而泣曰大人居位久

枳棘滿前一旦禍至欲免若人得乎

昨非菴日纂惜福卷之九

殿上刻耕夫。一箸半餐念夏畦幾番揮汗。屏中繪織女。寸縑尺帛思寒窗無數拋梭。背人示儉有草。戒侈有銘。無非為此身留餘地。勿謂布被皆詐也。纂惜福第九。

昨非菴居士鄭瑄識

宋仁宗嘗語近臣曰。昨因不寐而饑思食燒羊。近臣曰。何不索取。曰。恐遂為例。寧忍一夕之。

饞不可啓無窮之殺或獻蛤蜊三十八枚枚千錢曰一下筯費二十八千吾不堪也遂不受獻

元世祖每思太祖創業艱難俾取所居地青草一株置大內丹墀前謂之示儉草蓋欲使子孫知勤儉之節也

宋虞愿爲散騎常侍明帝起湘宮寺費極侈又起莊嚴刹十層不可立分爲兩刹各五層帝

曰卿至湘宮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愿曰陛下起此寺皆百姓賣兒鬻婦之錢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愍罪高浮屠何有功德

王旦晚年官尊每家人賀壽止之因語曰遭遇如此愈增憂懼何可賀每賜祿見家人置於庭瞑目嘆曰生民膏血安用許多每見家人服飾即瞑目曰吾門素風一至如此故家人有一衣稍華必就庫易之不敢令公見

乖崖為令嘗坐城門外見有負菜歸者問安得此曰買之市公怒曰汝居田里不自種而食何惰邪笞而遣之

家坐無聊不念食力擔夫紅塵赤日汝宜不達尚有高才秀士白首青襟

齊虞玩之為少府躡屐造席高帝取屐視斷處以芒接之玩之曰初釋褐時買此已三十年矣帝賜新屐不受曰遺簪敝席不忍棄也

宋廢帝賜沈慶之几杖給三望車慶之每朝賀乘犢鼻無憾車履行田園無人從行遇者不知爲三公嘗曰我每行田園有人時與馬成三無人時與馬成二乘此車安之乎并所賜几杖固讓不受

李若谷爲長社令日懸百錢於壁用盡即止東坡謫齊安日用不過百五十用不盡者以竹筒貯待客嘗云口腹之欲何窮每加節儉亦

惜福延壽之道

石崇僭擬王者庖膳窮水陸後房百數皆統繡金翠而絲竹盡一世之選竟以懷寶取禍及見收謂曰奴輩利吾財耳收者曰早知財能取禍何不散之崇無以對斬於市

鄭亨仲日以數十錢懸壁間椒桂葱薑皆約一二錢曰吾平生貧苦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奇禍今學張子韶法要見舊時虀鹽風味

甚長久也

李德裕每一杯羹約費錢三萬集珠玉寶貝雄黃硃砂煎汁過三沸即棄其滓侈汰如此崖州之行豈可專咎牛奇章來

漢明帝馬后既正位愈自謙肅常衣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謁望見以爲綺縠就視乃笑后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

口腹何常之有石虎食蒸餅必以乾棗胡桃瓤

爲心使坼裂方食及爲冉閔所篡幽廢思不裂者而無從致之唐貴家子炊食必用煉炭不爾便嫌烟氣及亂離市脫粟飯之不啻八珍豈口腹前貴而後賤哉彼揀擇精好皆嬌奢使然非天生而然也吾見南方膏粱子弟必擇甘毳溫柔調以酥酪恐傷其胃而疾病正自不少北方嬰兒臥土炕啖麥飯十餘歲不知酒肉而强壯自如若乞丐之子生即受

凍忍餓日一文錢使果其腹人生何常幸處富貴贏餘時時思及凍餒無令過分物無精粗隨遇而安此亦動心忍性之一端也

也東僧得一青磁碗携歸折花供佛前明日花滿其中置少米經宿米亦滿錢及銀皆然自是院中富盛院主年老一日取碗擲於江弟子驚愕師曰吾死汝輩寧能謹飭乎棄之不使汝增罪也

東坡硯銘或謂居士吾往端溪可爲公購硯居士曰吾兩手其一解寫字而有三硯何以多爲曰以備損壞居士曰吾手或先硯壞

荆南孫儒之亂米斗四十千持金寶换易纔得一撮謂之通腸米言饑人忌他食惟煎米飲之可稍通腸胃

宋王允良旦寢暮興燃燈治事飲食宴樂達旦始罷人以爲疾余以爲此驕蹶非疾也每見

紈袴子弟常有日午始興雞鳴始寢者然貧賤之家無之也賢子弟無之也勤以治生者無之也驕奢淫佚反天地之性不祥莫大焉

溟涬子居鄉見枵腹終日者皇皇求一飽而不得也冬月單衣敗而不蔽體也農夫終歲力田莫給租稅富商大賈鮮衣怒馬田連阡陌傭保胼胝作勞日僅錙銖官人坐堂皇事敲扑而囊鉅萬貧民日饜糟糠紈袴子厭常味

而廣求珍羞以競豪奢賤婦荊布不足貴家姬恥常服而盛購新奇以誇美麗廣厦細旃侍者不稱苦而坐者稱苦安車遠道負者不言勞而乘者言勞擁重裘坐煖室猶然畏寒而山中之樵手足皸於氷雪揮羽扇臨水亭猶然怯暑而道上之旅流汗浹於背肩嗟嗟孰非屬毛離裏者乃苦樂背樂若此也溟津予則然欲請於帝而均之夫均之上帝之加

能矣能而不均必有説乎然溟涬子不忍見也

呂蒙正爲相有士藏古鑑能照二百里欲獻以求知公曰吾面不過楪子大安用照二百里聞者嘆服以爲賢於李衛公

東坡云吾借王參軍地種菜不及半畝而吾與子過終年飽菜夜半解酒輒擷菜煮之味含土膏氣飽霜露雖梁肉不能及也人生須底

物乃更貪耶乃作詩秋來霜露滿東園蘆菔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余題其廬曰安蔬

陶侃爲荆州刺史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何爲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怒曰汝既不田復戲賊人稻執而鞭之

唐乾符初有豪士錦衣玉食嘗謂門僧聖剛曰凡以炭炊飯先令燒熟謂之煉炭不然猶有

煙氣難饕及被寇財產摽盡昆仲數人與聖
剛同竄餓伏山草中賊退買脫粟飯以土杯
同食美於粱肉偕笑曰此非煉炭所爲豪士
懟而無對
宋張九成初年貧寒衣衾不備有送襲衣者卻
不受曰士處貧苦正是做工夫時節若不痛
自砥礪則貪心生廉恥喪矣工夫何在
雪峰巖頭欽山至吳山下濯足澗側見菜葉而

喜指謂二人曰此山必有道人可沿流尋之雪峰恚曰汝智眼太濁他日如何辨人彼不惜福如此住山何爲哉入山果無名衲

東坡投荒時答程大倅云此間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大率皆無耳余擁山居公所無者盡有之不省何德享此惟日拈瓣香向古佛懺罪耳

溟涬子布衣時無負郭田一畝僦屋而居今猶

故也一日謂婦曰某官拙如此若輩應餓死矣婦笑曰君爲布衣不餓死今有俸安得餓或得數金置春衫買筍魚進太夫人揚揚稱富則又笑謂婦曰予無輕視數金吾昔以教授自給即數金坐冷氊終歲今揚揚坐公府而旦暮得之於某足矣

永寧公主嘗衣鋪翠襦宋主謂曰自今勿爲此飾公主笑曰所費幾何宋主曰不然主家服

此宮闈戚里必相效京城翠羽價高小民逐
利傷生寖廣實汝之由汝生長富貴當念惜
福豈可造此惡業之端

趙孝以父田禾將軍任爲郎每告歸常白衣步
擔嘗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先時聞孝當
過灑掃待之孝既至不自名長不肯納因問
曰田禾將軍子從長安來何時至乎孝曰尋
到矣於是遂去

甘綾梅先生通五經從學甚衆有其徒御史謝先生於家留之饌惟葱湯麥飯而已因口占一詩云葱湯麥飯煖丹田麥飯葱湯也可憐試向城樓高處望人家幾處未炊烟意深矣

儉與慳原是二種漢文帝衣不曳地露臺惜百金之產至百姓租稅動輒蠲免此眞儉也若夫急於聚斂廣田宅遺子孫至應酬交際草

惡酸嗇此直貪而鄙耳夫儉不奪人以奪爲儉得乎

王旦居家有貨玉帶者弟謂佳甚呈公命繫之曰還見佳否弟曰繫之安得自見公曰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乎亟還之

宋王沂公曾與孫中同櫛沐子京往謁沂公留云喫飯了去飭子弟云已留客安排饅頭饅頭時爲盛饌也食後盒中送數軸簡紙開化

皆是他人書簡後截紙

宋太祖見蜀王孟昶寶裝溺器卽碎之曰汝以寶飾此當以何物貯食所爲如此不亡何待

唐肅宗爲太子嘗侍膳有羊臂臑上顧太子使割肅宗旣割餘汚漫刃以餅潔之上熟視不懌肅宗徐舉餅啗之上大悅曰福當如是惜

范文正戒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得厚祿欲

養親不在矣汝母又已早逝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也

漢文帝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何以臺爲

盧懷愼儉約嘗留客諭內人曰爛蒸去毛勿拗折項客疑是鵝鴨少頃出粟米飯蒸瓠而已

盧遜父億性儉素告老歸洛棋酒自放及多遜參大政服玩漸侈億嘆而泣曰家本寒素今

富貴驕至不知稅駕地矣

前輩語曰忽聞貧者乞聲哀風雨更深去復來多少豪家方夜飲貪懽未許暫停杯此鬪巧作也嗚呼富人一盤足供貧人七日飽者有矣一宴足供窮人兩歲食者有矣同託生為人何忍擁肥自恃半錢不予乎寇萊公好聲歌以綾帛賞妓有詩云一曲笙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不知織女機窗下幾度拋梭

纖得成。又云。風動衣單手屢呵。幽窗軋軋度

寒梭。臘天月短不盈尺。何似妖姬一曲歌字

字愷切。引而伸之。凡可約已施貧當無不至

矣。

石介爲舉子時。讀易南都。王濟閔其窮。因餉客

授以盤飧。不受。曰。今日固好。明日如何。

虞氏起高樓。臨大道。日夕宴博於上。博勝掩口

而笑。適三客過樓下。飛鳶御腐鼠墮中客。客舉

面偪其笑二客恚曰虞氏富樂久矣我不侵犯何爲辱我乃聚衆滅其家

荆川公少時即厭華靡任宜人衣以鮮衣報不出門衣亦輒汙後雖貴未嘗製一紵衣也居家惟着一青布直裰巾履十餘年往來鄉郭乘小舟盤膝以坐見者不知爲公往往凌侮家中臥處一板門冬則置艸爲溫有懷翁見之淚下買一牀與之公始睡牀仍無厚褥嘗

病羸借軟褥於親識愈即還之

飲食於人日月長精粗隨分塞饑腸纔過三寸成何物不用將心細較量

丁璉為寧波守自奉儉約嘗見魚肉兼饌撤而瘞之世號埋羹太守

范仲宣公將娶婦或傳婦以羅為幃幔公不悅曰羅綺豈幃幔之物耶吾家素淸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當火於庭

元英宗嘗御大安閣見太祖世祖遺衣皆以縑木綿爲之重加補綴嗟嘆良久謂侍臣曰祖宗創業艱難服用節儉如此朕敢頃刻忘之

寇準爲樞密學士賜帛甚多公乳母泣曰太夫人不幸時求一縑作衾襚不可得豈知有今日哉公聞慟哭盡散金帛公外奢內儉無聲色之娛寢處止一青幃二十餘年有破壞命補葺或以公孫弘事靳之答曰彼詐我誠雖

弊何傷慚者愧焉

杜衍食惟一麪或言太儉公曰衍本措大名位福祿皆國家所有一旦去身復爲措大何以自奉

衡公岳知慶陽僚友諸婦嘗會飲在席者金綺爛然公內子荊布而已既罷不樂公曰汝坐何處曰首席公曰既坐首席又要服飾華好富貴可兼得耶至今人爲美談

富者田連阡陌金滿箱囊飫甘饜濃紫綃錦繡狼籍之餘猶足嫗僮僕而飽狗彘乃耕夫織婦早作夜勤骨瘦攢眉兒羸女髮終歲如馬牛而衣食如乞丐又瞽目殘肢鶉衣菜色爲道邊殣者在在有之彼驕奢安逸之物豈與我殊哉財止此數富貴既於我獨偏貧憂自於彼獨苦我既不樂施以益彼不足又不能崇儉以惜已有餘天何親何私爾何功何德

而令久享此乎

范忠宣公純仁平生自奉養無重肉每退食自公易衣短褐自少至老自小官至大官如一親族子弟有請教者公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

人家造屋太大者必凶昔智襄子為美室士茁曰高山峻原不生艸木松柏之下厥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

氏也

富貴於人造物所靳人至晚景得富貴者未免置第宅售歌女以償平生所不足都如白樂天詩云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老未曾歸司空曙詩云黄金用盡敎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讀此二詩使人悽然

傷東山守吳其母羅太夫人嘗於園圃種苧躬紡績以爲衣東山月俸分以奉母夫人忽小

疾既愈出所積俸曰此長物也自吾積此意不樂果致疾今宜悉以謝醫則吾無事矣乎居首飾止於銀衣止於布絹生四子三女悉自乳曰餓人之子以哺吾子是誠何心哉

嘗聞尚衣縫人云　上近體衣俱松江三梭布所製本朝家法如此　太廟紅紵絲拜褥立脚處乃紅布其品節又如此今富貴家僭侈子弟乃有以紵絲綾緞爲襪者其暴殄過分

亦已甚矣

王杞歷省寺三任節鎮而昧於理家俸入盡爲僕妾所有耄年寒餒至與伶人分月俸以自給議者曰祿仕之不能撙節稍豐則飫及狗彘及歉則困彼妻孥晚節苟得盡棄其平生者多矣以王相國德望名品而有此累人可不思儉以足用乎

顔氏家訓曰生民之本要當稼穡而食桑麻以

衣。蔬菓之畜。園場之所產。雞豚之善。塒圈之所生。爰以棟宇器械。樵蘇脂燭。莫非種植之物也。能守其業者。閉門而爲生之具已足。但家無鹽井耳。

張子韶手執一扇。過數夏。破即補之。一皮履汗漬。縫裂亦不易。頭上烏巾以疏布爲之。漬以墨汁。夏間汗出。或致墨汁流面。亦不問。筆用秃筆。紙用故紙。以至衣服飲食。皆不揀擇。或

問子韶此是性耶抑愛惜不肯妄用耶子韶曰汝且道我用心每日在甚處若一一目頭至足理會此形骸都費許多工夫我不被他使且要我使他世人往往以我爲鄙吝以我爲迂僻我見世人役役然爲此身所擾自早至夜應付他不暇特可發咲

白圭治生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卒以致富索襲好學不應辟命棄衆人所收收衆

人所棄卒以成德趙盾晉卿而食魚飧晏子相齊一狐裘三十年趙咨令東海雙枯魚噉之二年不盡人衣食每如是寧至有寒饑之患貪惏之恥乎

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未敢失禮有一幹吏寄錢數千緡并氈車一乘直千緡使者於宅門候伺累日未敢送適有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襤縷使者聞知是相公夫人遽歸以告

師古師古折其謀終身不敢吹節

隋煬帝以諸蕃酋長畢集洛陽於端門街盛陳百戲胡客每過酒食店悉令邀延醉飽不取其直紿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直胡人皆驚其黠者見以繒帛纏樹曰中國亦有貧無衣者不以與之纏樹爲何市人不能荅

唐莊宗使人問郭崇韜曰昔吾與梁對壘於河上雖祁寒盛暑被甲跨馬不以爲勞今居深

宮蔭廣厦反不勝其熱何也崇韜對曰陛下
昔以天下爲心今以一身爲意艱難逸豫爲
慮不同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常如河上則
可使煩暑坐變清涼矣

李沆性直諒寡言笑時以爲無口匏其自奉甚
薄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
太隘沆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
隘爲太祝廳事已寬矣